

服不了谁。最后，陈凯歌提议，把所有主创叫来投票。“当时投票的有五个人：陈凯歌、我、摄影师顾长卫、执行导演张进战，还有录音师陶经。每人拿一张纸写名字，结果开票一看，4比1，四个人都选了张国荣。”芦苇笑着回忆道，“凯歌当时状态也非常好，说‘你们四个都说他合适，这个问题不讨论了，就是他！’”

这段插曲，不仅成就了影史上的经典角色，也折射出那个创作黄金年代里，主创之间开放、平等的合作氛围。“当时主创都非常合拍，有一种相逢恨晚的感觉。大家都有同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把这个电影拍好。”芦苇至今仍以“圆满”来形容那段合作经历。

对于《霸王别姬》的主题，芦苇用5个字来概括：“忠诚与背叛”。程蝶衣对师兄、对京剧艺术的忠诚，与段小楼在时代洪流中的一次次背叛，构成了影片最核心的戏剧冲突。观众最耳熟能详的台词——“差一年，一个月，一天，一个时辰，都不算一辈子”，在芦苇看来，正是“忠诚”最极致的展现。

“自恋”不只是电影圈的问题

《霸王别姬》的巨大成功，

将陈凯歌推上神坛，也似乎成了他创作生涯的分水岭。甚至引发了“《霸王别姬》是否陈凯歌父亲陈怀皑所拍”的猜测。

“这当然可以辟谣，电影是人家凯歌拍的。他爸爸当时已经生病住院了。”芦苇澄清道，“观众这句话里边也有点恶搞，其实是对他的一种批评。如果一个人聪明的话，他会从这种玩笑和攻击里边，找出自己的问题。”

当被问及后来与多位导演最终不欢而散的原因时，芦苇说得很直接：“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会自大。一个人一旦自大，就不好交流了，不好共事了，那就只有分开。因为职业关系，我看到过很多成功的人，一战成名，然后就自傲自大，从此丧失了艺术创作能力。这种人见得太多了，百分之八九十都这样。”

王全安也是其中之一，凭借《图雅的婚事》拿下柏林金熊奖后，再合作《白鹿原》时，两人分歧巨大，最终芦苇放弃了署名权。“我就觉得，这种产品对不起观众，你不怕观众骂吗？”

他并未将此归结为个人品性的改变，而是看到了背后更深层的社会文化根源。“这不奇怪，他们背后是一个族群的集体无意识：一旦有成就以后，很容易自我封圣。”

“自恋”，是他用来剖析这

一现象的关键词。“这个实际上不是电影圈的问题，是个社会问题。现在谁不自恋？尤其是独生子女这一代。自恋扑面而来，几乎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了。过分自恋，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文明品质。现在很多导演都有这个毛病，自说自话，而且还喜欢教训人，这是一种‘爹味’，一个时代病。”

芦苇现在依然爱看电影，“有争议的电影我都看”。但他坦陈有时候看到一些很“水”的剧情和台词就会生气：“这这这，这是这个人物吗？不，这不是这个人物，这是你作者在说话！观众在看一个角色的时候，其实跟我们在生活里边交朋友是一样的——当你不信任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很难跟他交流了，只剩编导自说自话了。更不用说，观众走进电影院不是想听你教训他，不是想听你给他灌输你的意图，观众是想看一个精彩的传奇故事。”

作为曾经写下多部经典、手捧金杯的芦苇自己，为什么没有膨胀呢？“我觉得我是读过经典的人，我想自大都自大不起来。前面有那么多高山，人家是真正的大师。你读过那么多经典，你和他们的差距一目了然，你怎么好意思自称为大师？我觉得对‘大师’这个称呼安然若素的人，都是没把经典作品读明白。”